

维莱特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谢素台译



维 莱 特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谢 素 台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维 莱 特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谢素台 译

责任编辑：徐胤才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插页：2 字数：450,000

印数：1—18,000

ISBN 7-5404-0140-0/I·120

统一书号：10456·290 定价：4.55元

译者的话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一个小乡镇里，一生处于贫困、与世隔绝的悲惨环境中。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出外当家庭女教师。由于终日挣扎在贫困的生活中，她很早就意识到存在于贫富之间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体会到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因而对贫苦无依的人怀着深刻同情。

一八四六年她和妹妹们合出了一部诗集。一八四七年出版了她的小说《教师》。同年，出版了她的杰出著作《简·爱》，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她写的反映工人自发性起义的小说《雪莉》。一八五三年出版了她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

在《维莱特》这部作品中，作者细致入微地描写出一个孤苦无依、纯洁善良、与命运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顽强斗争的妇女形象。她怀着渴求爱情、事业和幸福的决心，出外谋生，受尽苦难和冷遇。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公开宣告了妇女平权，平民也有生活权利的思想。

作者不但真实感人地刻画了一个妇女劳动者的正面形象，而且描绘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批判那个假仁假义、贪婪冷酷的寄宿学校女校长和那些自私自利、饱食终日、任性妄为的阔小姐们上面，作者充分展示了她的批判

现实主义精神。

这部作品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感人。作品本身既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意义，也贯穿着真挚动人、热情洋溢的抒情情调。

译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次

译者的话	(1)
------	-------

第一章	布赖顿家	(1)
第二章	波琳娜	(9)
第三章	游 伴	(17)
第四章	马奇蒙特小姐	(39)
第五章	翻开新的一页	(49)
第六章	伦 敦	(55)
第七章	维莱特城	(69)
第八章	贝克夫人	(81)
第九章	伊西多	(100)
第十章	约翰大夫	(115)
第十一章	女杂务工的小房间	(123)
第十二章	小匣子	(131)
第十三章	不合时宜的喷嚏	(145)
第十四章	The Fête	(159)
第十五章	暑 假	(199)
第十六章	美好的往日	(215)
第十七章	La Terrasse	(233)
第十八章	我们争吵起来	(245)

第十九章	克利奥佩特拉·····	(255)
第二十章	音乐会·····	(271)
第二十一章	反 应·····	(298)
第二十二章	信·····	(321)
第二十三章	Vashti ·····	(334)
第二十四章	德·巴松皮埃尔先生·····	(352)
第二十五章	娇小玲珑的女伯爵·····	(370)
第二十六章	埋 葬·····	(387)
第二十七章	克里西公馆·····	(407)
第二十八章	表 链·····	(429)
第二十九章	先生的祝名日·····	(445)
第三十章	保罗先生·····	(464)
第三十一章	树 精·····	(478)
第三十二章	第一封信·····	(492)
第三十三章	保罗先生遵守诺言·····	(504)
第三十四章	Walevola ·····	(516)
第三十五章	友 爱·····	(532)
第三十六章	祸 根·····	(549)
第三十七章	阳光照耀·····	(568)
第三十八章	乌 云·····	(588)
第三十九章	新老相识·····	(620)
第四十章	幸福的一对·····	(634)
第四十一章	克洛蒂尔德区·····	(642)
第四十二章	结 尾·····	(661)

第一章

布赖顿家

我的教母居住在整洁的布赖顿古城^①的一幢堂皇住宅里。她丈夫的家庭世代住在此地，而且，以故乡作族名，布赖顿城的布赖顿家：不知是巧合，还是因为某位远亲作过达官显贵，名闻遐迩。

我是小姑娘时，每年去布赖顿家两次，喜欢去作客。这幢宅邸和家里的人特别投合我的心意。宏伟宁静的房屋，陈设优雅的家具，明净的大窗户，俯瞰着仿佛永远是喜庆日的古典雅街道的、外面的凉台——气氛那么肃静，路面那么洁净——这些使我非常喜欢。

孩子在成人家里通常是受重视的，我受到她的不露形迹的款待。在我认识她以前，她就成了寡妇，有一个儿子；她丈夫是位医生，当她还是年轻美貌的少妇时他就逝世了。

在我的记忆中，她不年轻了，但是依然很秀丽，身材高大，体型匀称，虽然就英国妇女讲，肤色稍微黑了些，然而在她的微黑色脸蛋上总显得艳丽健壮，两只明媚的黑眼睛水灵灵的。人们认为她的肤色没有遗传给她儿子是一大憾事。她儿子的眼睛是蓝色的，不过，即使在少年时代，他的目光也很锐利，象他的朋友们不敢贸然详细说明了，他的长发的颜色，除非阳光照耀着，都可称之为金发。然而，他继承了他

^① 布赖顿是英国南方沿海的城市。

母亲面貌的轮廓，还有她的好牙齿，她的身材（或者说有希望长成她那样的身材，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更幸运的是，她的无病无灾的健康，以及她那种对拥有那种姿态的人来讲胜似大宗财富的落落大方和平等待人的风度。

某一年秋天我正住在布赖顿城，我的教母到当时决定让我永久寄居的亲戚家，亲自接我。我相信她当时清清楚楚看到即将来临的事变，而这种预兆我简直没有猜到；然而一点疑心就足以透露出令人心神不定的悲伤，使我很高兴换换环境和社交圈子。

对我来说，在我教母身边，光阴总是平平静静地流逝过去；并不喧腾湍急，却和缓地，象一条浩淼的江河流过平原。我的拜访很象信徒和怀着无限希望的人逗留在一条两岸草地上四季点缀着百合花的轻快流动的小溪畔。没有千变万化的魅力，也没有事过境迁的兴奋；但是我那么喜欢宁静，那么不寻求刺激，每逢遇到刺激我总觉得心烦意乱，宁愿它依然离得远远的。

有一天接到一封信，信的内容使布赖顿夫人感到意外和关切。我最初以为是我家里寄来的，因而不寒而栗，猜想不知有什么悲惨的消息；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我，阴云似乎消散了。

第二天，在我长途散步归来的时候，我一走进卧室，就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除了隐蔽处我自己那张法国式床铺，角落里又出现了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小儿童床，除了我的红木衣柜，我还看见一只小小的花梨木衣橱。我站住不动，凝视着，琢磨着。

“这些东西是什么征兆和象征？”我询问。答案是明明白

白的。“第二个客人就要来了：布赖顿夫人期待着另外的客人。”

下楼吃饭的时候，情况就得到说明了：一个小女孩，据说，不久就会成为我的伴侣：那是故去的布赖顿大夫的朋友和远亲的女儿。这个小女孩，人家又说，最近死去母亲；实际上，尽管布赖顿夫人不久以后补充说，这种亡母之痛并不象最初看来那么凄惨。霍姆夫人（似乎是姓霍姆），是一个姿色秀丽，然而举止轻佻，粗心大意的女人，一向不管孩子，使丈夫不胜灰心丧气。因此，事实说明，这门婚姻非但不情投意合，而且夫妻终于分居——双方同意分居，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事情过后不久，那位夫人在一次舞会上劳累过度，着了凉，发起烧来，病了几天就逝世了。她丈夫，生来是个多情善感的人，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不可言状，看来，现在不管人家怎么劝说也不相信，只认为他这方面过于严厉——缺乏耐心，缺乏宽宏大量的胸怀——因而加速了她的死亡。他忧思郁结，直到他的情绪受到严重影响；医务人员坚持要他把旅行当作灵丹妙药来试用一下，同时布赖顿夫人表示愿意照管这个小女孩。“我希望，”我的教母最后补充说，“这个孩子不象她妈妈；可别象明智人竟然意志薄弱到娶了的那么一个愚蠢而轻佻的风骚女人。因为，”她说，“霍姆先生那方面是个明智的人，虽然不大讲求实际：他爱科学，在试验室做了半辈子试验——这种事情他的花蝴蝶似的妻子既不理解，也忍受不了；当然，”我的教母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会喜欢的。”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进一步告诉我，她的亡夫过去常说，霍姆先生从他舅父——一位学者那里继承了这种科学才

能，因为，看来，他是法兰西和苏格兰混血儿，有些亲戚现在住在法国，其中不止一个姓氏前冠以贵族标记“德”字，自己声称是贵族。

估计我们的小客人会乘坐四轮大马车。当晚九点，我们派了一个仆人去迎接。布赖顿夫人和我则单独地坐在客厅里等候；约翰·布赖顿去拜访乡下一位同窗好友了。我的教母一面看晚报一面等候；我做针线活。那是雨天；雨点击打着窗格玻璃，狂风怒号，风雨大作。

“可怜的孩子！”布赖顿夫人不时地说，“多么不适合旅行的坏天气呀！但愿她平平安安地到达。”

快十点钟时，门铃通报沃伦回来了。门一打开，我就下楼跑进大厅；那儿放着一只皮箱和几只硬纸盒，旁边站着一位保育员模样的人，楼梯脚下是抱着一个用披巾裹着的大包裹的沃伦。

“那是孩子吗？”我问。

“是的，小姐。”

我本要打开包裹，偷看一眼那张脸蛋，但是那张脸急忙扭过去，躲在沃伦的肩头那儿了。

“请把我放下，”当沃伦打开客厅的门时，一个非常细弱的声音说，“揭掉披巾，”讲话的人继续说，用小手取掉别针，以一种过分挑剔的急促劲儿脱掉臃肿的披巾。露出来的人儿想灵巧地把披巾折迭起来；但是那条披巾太大太重，那两只手臂承受不住，挥动不了。“请交给哈里特，”她吩咐道，“她会把它收起来的。”说完这话，她就扭过身去，两眼凝视着布赖顿夫人。

“到这儿来，小宝贝，”夫人说，“让我看看你冷不冷，淋

湿了没有：来让我帮你烤火取暖。”

孩子立刻走上前去。解掉披巾，她显得非常娇小，然而是一个身材匀称、苗条，十分秀丽的小人儿。举止轻盈，腰板笔挺地坐在我教母宽宽的膝头上，像个小娃娃似的；她的脖颈，娇嫩如蜡，她那长着如丝卷发的头，使她愈发象洋娃娃了。

布赖顿夫人一边揉擦着孩子的胳膊和手脚，一边讲着孩子气的慈爱的话；她最初以若有所思的目光凝神端详着她，但不久就笑脸相迎。一般说来，布赖顿夫人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即使对待她最疼爱的儿子，她的态度也难得多情善感，而时常恰恰相反；但是当小客人向她微笑时，她吻吻她，问道：

“我的孩儿叫什么名字呀？”

“小姑娘。”

“除了小姑娘呢？”

“波莉，爸爸这么称呼。”

“波莉愿意住在我家吗？”

“不一定，不过要住到爸爸回家来。爸爸走掉了。”她富于表情地摇了摇头。

“他会回到波莉这儿，要不然就会派人来接她。”

“他会吗，夫人？你知道他会吗？”

“我想会的。”

“但是哈里特认为不会：至少很长时间内不会。他病了。”

她眼泪盈眶，从布赖顿夫人手里抽出手来，动了一动，想不再坐在她的膝头上了；但未能如愿，于是，她说：

“对不起，我想下去；我可以坐在凳子上。”

波莉从夫人的膝头上溜下来，她拿了一张脚凳，搬到阴暗的角落里坐着。虽然布赖顿夫人是个爱发号施令，在重大事情上甚至独断专行的女人，然而在小事上却常常消极被动：她让孩子想怎样就怎样。她对我说：“现在别理睬她。”但是我确实对她很注意。我注视她把小胳膊肘支在小小的膝盖上，手托着脑袋；我看到她从她的娃娃裙子的娃娃口袋里掏出一块一两吋见方的小手帕，接着我听到她哭了起来。一般的悲伤痛苦的孩子总是大声哭号，毫不难为情和肆无忌惮的；但是她却只嚤嚤而泣；偶尔轻微的抽噎声说明她情绪激动。布赖顿夫人没有听见，确实没有。不久，角落里传出声来，要求说：

“可以按铃叫哈里特吗？”

我按了铃，保育员被唤来了。

“哈里特，你当照料我上床睡觉，”她的小女主人说。“你该问问我的床在哪儿。”

哈里特表示她已经问过。

“问问你是不是和我住在一起吧，哈里特？”

“不，小姐，”保育员说，“你将和这位小姐住在一个房间里，”她指着我说。

小姐没有离开座位，但是我看见她的目光寻觅着我。默默地仔细研究了几分钟以后，她从角落里出现了。

“祝您晚安，夫人，”她对布赖顿夫人说；但是她默默无言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晚安，波莉，”我说。

“用不着道晚安，既然我们住在一个卧室里，”是她从客厅里消失时回答的话。我们听见哈里特提议把她抱上楼去。

“用不着，”又是她的回答。“用不着，用不着，”说着她就迈着碎步疲倦吃力地爬上楼去。

一个钟头后，我上床睡觉时，我发现她还完全醒着。她摆好枕头，以便支撑住她的小小身躯，成坐的姿势：她的双手，一只握在另一只里，闲适地搁在被单上，带着不象孩子的，老成持重的平静神情。我暂时避而不和她谈话，但在灭灯前，我劝她躺下。

“过一会儿，”她答道。

“这样你会着凉的，小姐。”

她从儿童小床旁的椅子上取了件小小的衣服，披在肩上。我容许她愿意怎样就怎样。在黑暗中倾听了片刻，我意识到她还在哭泣，——忍气吞声地，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哭泣。

黎明醒来时，我听到滴水声。看哪！她起来了，爬到脸盆架附近的脚凳上，非常吃力地要倾倒水罐（她提不起水罐），好把罐里的清水倒进脸盆里。观察她梳洗打扮是很奇妙的，那么娇小，忙碌，轻悄悄的。显然她不大习惯自己梳洗打扮；钮扣、带子、衣钩和扣眼给她添了不少麻烦。而她遇事不屈不挠的精神，看起来真很有趣。她叠好睡衣，非常灵巧地摩挲平床上的帷幔；退到角落里，那儿一片连绵起伏的雪白窗帘把她隐藏起来，她不动了。我半起半卧，探头看看她在干什么。她跪着，额头伏在双手上，我看出她在祈祷。

她的保育员轻轻敲敲门。她惊跳起来。

“我穿好了衣服，哈里特，”她说，“我自己穿好了衣服，但是我觉得不大利落。给我弄得利落些！”

“你为什么自己穿衣服呀，小姐？”

“嘘！小声点，哈里特，免得惊醒那位姑娘（指的是闭着双眼躺着的我）。我自己学着穿衣服，免得你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

“你愿意我走吗？”

“你脾气不好时，我不知多少次希望你走，但是现在不希望。请把我的带子系直；把我的头发梳光。”

“你的带子够直的了。你是个多么过于讲究的小人儿啊！”

“必须再系紧一些。请系一下。”

“那么，好啦。我走了的时候你就该请那位小姐给你穿衣服。”

“决不。”

“为什么？她是一位很和蔼的小姐。希望你好好待她，小姐，可别摆架子。”

“她决不会给我穿衣服。”

“怪里怪气的小东西？”

“你没有用梳子直着梳我的头发，头发丝会歪的。”

“哎，你真不好侍候。这样合适吗？”

“很好。现在我打扮好了，该去哪儿呀？”

“我带你去饭厅。”

“那末，走吧。”

她们向门口走去时，她停下步来。

“噢！哈里特，这要是爸爸的住宅该多好呀！我不认识这些人。”

“要做个好孩子，小姐。”

“我很好，就是这儿疼；”她用手捂住胸口，一边悲叹一边反复呼唤：“爸爸！爸爸！”

我振作精神，蓦然站起，趁着这幕景象还在视野中间仔细观看。

“向这位小姐道早安，”哈里特命令说。

她说了声“早安”，就跟着保育员走出屋去。哈里特当天暂时地离开了，住到附近的朋友家里。

一下楼，我就发现波琳娜（那孩子管自己叫波莉，但是她的全名是波琳娜·玛丽）坐在早餐桌旁，布赖顿夫人身边；她面前摆着大杯牛奶，手里攥着一小片面包，手一动也不动地放在桌布上：她没有吃东西。

“我们怎么劝慰这个小人儿？”布赖顿夫人对我说，“我不知所措：她什么都不吃，而且，从她的脸色看，她没有睡过觉。”

我表示相信时间和友情会成人之美。

“要是她可能爱上家里什么人，她不久就会安下心来；非到那时才行，”布赖顿夫人回答。

第二章

波 琳 娜

过了几天，看来她不见得会对家里任何人产生称得上爱的感情了。她倒不是淘气或者任性：她决不是不听话；而是一个不容易安慰的人，甚至比她的表现还难平静下来，在人面前简直不可能回心转意。她闷闷不乐；没有一个成年人能更精采地表露出那种愁眉苦脸的表情，从来没有一个身在异乡、想念欧洲、离乡背井的成年人的愁眉紧锁的脸上，会比

她的稚嫩脸更清晰地流露出思乡病的迹象，她好象变衰老了超然物外。我，露西·斯诺，问心无愧，不该遭受那种令人魂飞魄散、虚无缥缈的幻想的祸害；但是，每逢打开房门，我发现她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小手托着头时，我就觉得那间屋子不是人居住的，而是神鬼出没的场所。

还有，当月明之夜，醒着的时候，我看见她那穿着睡衣的雪白的、放出异彩的身影，直挺挺跪在床上，像天主教或者卫理公会的狂热信徒——早熟的狂热信徒或者不合时宜的圣徒——的时候，我思绪万千，简直茫茫然了；而这千思万绪简直还不如那孩子的心情那么合情合理和健全正常。

我难得听到她祈祷的片言只语，因为她是低声细语讲的：确实，有时，根本不是轻声细语讲的，而是念念有词地高声祷告着；传到我耳边的这种稀少的语句还带着叠句：“爸爸，亲爱的爸爸！”这个女孩，我发现，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人；露着我一向认为使男女受害非浅的偏执狂倾向。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种愁闷结果会如何，就只能猜测了；然而，形势突然发生转折。

一天下午，布赖顿夫人，把她从角落里她经常待着的位置上哄出来，抱到窗台上，而且，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告诉她观察一下过路人，数一数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多少妇女在街上走过去。她无精打采地坐着，几乎不东张西望，也不计算，可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亲眼看到她的虹膜和瞳仁惊人地变了形。这种人们称作多愁善感的、突然发作的危险天性，向那些性格冷静、不会参与这种变化莫测的古怪行径的人提供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奇观。两颗凝滞、不灵活的眼睛泪汪汪的，颤动起来，炯炯发光；小小的、忧愁的容貌